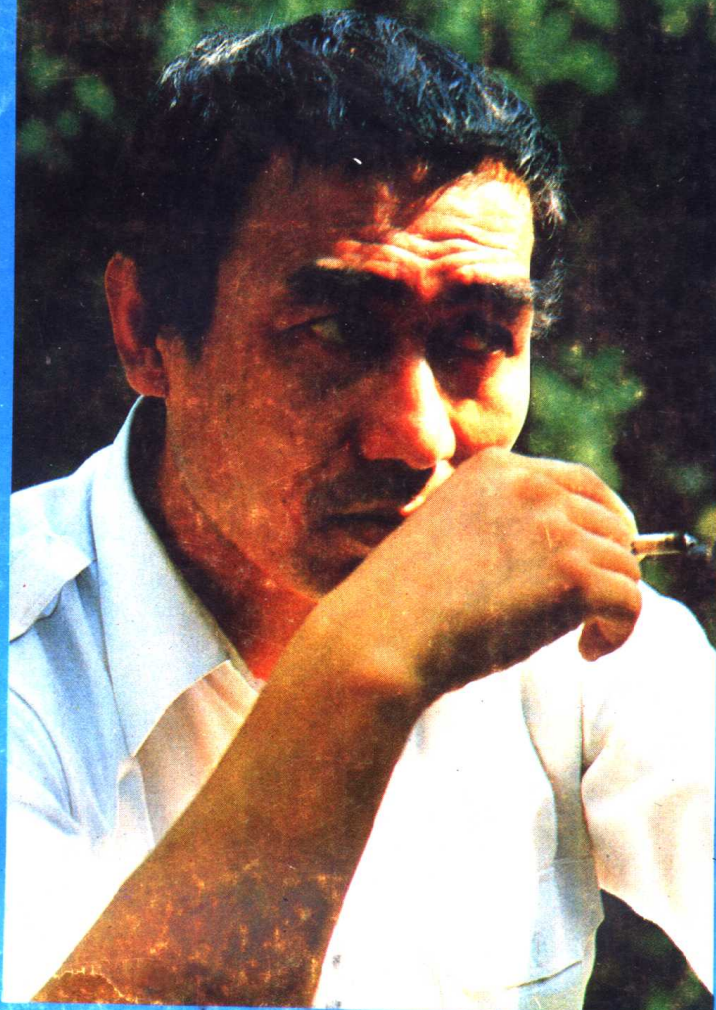


DANG DAI ZUO JIA ZI XUAN JI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● 张承志小说选

● 当代作家自选集

奔驰的美神

● 当代作家自选集

● 当代作家自选集



一九八八·成都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● 张承志小说选 ●

奔驰的美神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李继祥

版面设计：金 平

书名 奔驰的美神

作者 张承志

**出版
发行**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

1988年6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.75

印数1—4,200册 字数 310 千

ISBN 7-5411-0179-6/I·170

定价：3.10元

出版说明

收入本书的二十来个中、短篇小说，大都是作者的名篇。如《黑骏马》、《大坂》、《晚潮》、《春天》、《残月》、《九座宫殿》、《美丽瞬间》、《辉煌的波马》等等。这些作品显示了作家的生命历程和心灵之路，他虽经创伤痛苦，却昂扬着理想风帆，讴歌生生不息、九死不悔的生命主题；显示了作家思想深邃、笔力沉雄、文辞精美的智慧风采；显示了现代小说新颖自由、意象丰富的结构，给读者以新的审美格调和艺术魅力。

编辑说明

为了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，集中读到更多的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，我社特约请他们遴选出自己不同创作阶段的代表作编辑成册，纳入我社《当代作家自选丛书》陆续出版。

这套丛书，充分表现了作家的创作风格，展示了他们的创作道路。百花齐放，斑斓多采，是其最大的特点。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第二辑

(以出版先后为序)

冯骥才小说选

刘绍棠小说选

徐怀中小说选

邓友梅小说选

叶文玲小说选

叶蔚林小说选

5·19长镜头

刘心武著

奔驰的美神

张承志著

美丽瞬间

那天清晨，当他踩着草地上的露水去牵马时，
他并不知道一切会是这样^竟。那时霞光刚从
雪牙般的连峰缺口里流溢出来，他不知道，那些
在蓝空中拂刮着的冰峰背后还有汗腾格里。后
来他才能想回忆起来了：那天清晨，^当看见霞光从
山口喷射而出的时候，整个天穹都停问过一派
纯净的乐声，未来光芒都曾震颤过的琴弦一样
闪烁。右来马蹄的敲击淹没了那奇妙的音乐。
他多少有些为自己的旧习惯懊悔，因为他莫名
奇妙地兴奋起来了，他微^微，盘坐，他蹒跚踟躇，
他用左手的三手指勾住^系着的缰绳，他微醉
似地随意摇晃着腰杆，呼吸着黑马鬃毛间升腾
着的一股汗腥。天山腰里的景致先是迷住了
他，使他兴奋而躁热，接着就使他醉了，他忘
记了这里是天山，忘记了成排成行青青勃发的
蓝郁松林，忘记了洒满阳光的明亮耀眼的绿，
的幽静草地，忘记了在褐色的岩壁下静^静以蹲
伏着的一群樺卯式的木屋。他只愿习惯以纵开
马，又快活地施一仰身找马缰快住。他在那些
盛幽^幽的巨大松树的阴影里侧地般一穿而过，
在那里明亮嫩绿的山间牧场的夏草上，怒声快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北望长城外.....	1
绿 夜.....	22
老 桥.....	38
大 坂.....	60
黑骏马.....	82
雪 路.....	153
春 天.....	170
晚 潮.....	186
残 月.....	198
终 旅.....	211
亮 雪.....	230
九座宫殿.....	242
三叉戈壁.....	264
GRAFFITI——胡涂乱抹	278
废 墟.....	292

美丽瞬间	305
凝固火焰	321
奔驰的美神	333
辉煌的波马	362
黑山羊谣	377
 美文的沙漠（代后记）	 431

北望长城外



若说起“闯关东”这三个字，好象没人不知道。其实，那不过是因为路上有沧海大浪、“天下第一关”等障碍，而使山东人在名气上占了便宜。旧中国，穷地方不止山东一处。甘肃民勤县人闯关西，下新疆；陕西绥德、米脂，还有榆林府人拉骆驼走西口；冀察热坝前人上坝后奔草地，都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原委不外是荒年灾月，夺路逃生，后来，就渐渐成了一块传统的乡风。穷庄稼汉们仗着铁木泥瓦手艺，硬是敢桦木平车、枣木扁担，装着家伙妻小，穿过夯土坍塌的长城口子，闯到人生语异的关外。而此风最盛的一些县份，便也渐渐地扬起了名声。甘肃有民勤，河北有阳原。在这些县输出的移民中，每三、五十年，又总能冒出一些个侠肝义胆、身怀绝技的人物来，众口流传，十分神奇。不过，这些传奇式的人物，和

历来文人编排的那些正统传奇人物又大有不同。因为在这些故事中，难得找到蹕房越脊的奇能，名山古刹的修炼和摄人心魄的艳遇。他们是下九流中的土包子，有的只是两膀子棒硬的腱子肉，吼破天的粗嗓门和一个抗饿的肚子。

在S旗一带，阳原丁二哥，就是这么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。那年我刚从财贸专科学校毕业，分配去S旗工作。一路上，听得“阳原丁二”这个名字，总被那些赶大车的、打井的、做蒙镶的、干泥水活儿的，还有公出的干部、伤了筋骨的病人念叨。打井的说：“算咱爷们倒霉，跟着瞎头儿跑东跑西，一冬一口干井。要能请阳原丁二哥定个井位，嘿！”胳膊脱臼的蒙民说：“走遍全旗也没治好。要是找见阳原丁二哥早就不受这份罪了。”大车把式骂蒙镶银匠：“你砸个小银耳环，坑人家一两银子！真他妈黑心！阳原丁二哥给我小舅子本家的赵四伯打那银铃铛，不要钱还贴了一片银叶子哪！”干部则训斥泥水班头儿：“学学阳原丁二。看人家，连打带踹，轰赶着几十口人象一营兵似的，连礼堂也盖起来一座！不信？不信你去赛淖儿公社看看去！”唉，小地方不出英雄文豪；S旗也不比那湖北省啥啥县的老红区，一县里出了将军几十个，老土农民的泥糊墙上的相片，贴的净是一杠两杠的金肩章。阳原丁二哥心正艺高、是个民间传奇人物，也是S旗的名流。若是能认识认识他，也不枉在大千世界闯荡一回啊。

凑巧，我前去当干事的赛淖儿公社，便是阳原丁二哥的屈尊之地。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，我在赛淖儿干了近十年的干事、秘书、助理。我不单认识了丁二哥，而且蒙他不弃，还得以和他结为毗邻密友，目睹了发生在这个硬汉身上的各种

鸡毛蒜皮的事情。

外边对他的传说，总的说来不免有牛皮之嫌。其实，他并没有什么绝招，更没有丁点儿文化。他只有一条，就是会干，肯干。任何又累又脏的营生，一到他手里，马上就冒出无数的讲究、典故、门道，成了比秀才写字、闺女绣花还有规矩的一套本事。他只要一抓住活计，瘦棱棱的身板立即爆发出极大的劲儿；这股劲儿狠狠地、干净利落地从他手里，更从嘴里那些夹杂着笑话、脏话、怒吼的话语里迸射出来，作用到活儿路上，作用到给他打下手的人们身上。借句文词儿：那可真有点子魅力呐！

比如说，我就亲眼见过他的这么两天一夜：

一九六七年公社盖配种站。房框已然立起，但还缺五张苦顶的条笆。老兽医请来五个柴沟堡北边来闯坝后的编笆匠人。领头的是个黑胡汉子，他伸开五指：“五十块一天。不用下手——祖传手艺，恕不外传。”老兽医忙问几天交活，他说：“茭草笆，活细。七、八天吧。”嘴，整个基建队停工，还得一天五十块钱供着他们。当时，我押着几车砌井的石头，来到喇嘛庙背后打井的土坡，顺口把这事说了说。丁二哥斜着眼，听了一会儿，吩咐打井的：“给我再下二尺五。一寸不许多。”说罢，扯着我来到了兽医站。

老兽医正和柴沟堡匠人讨价还价。丁二哥蹲在那帮子乐得自在的基建队里搭话了：“喂，请问老兄，您们几位几天编一张笆？”

“几天？那得看活儿、看料、看饭食、看老天爷赏的脸色儿。这茭草得一根根插，一趟趟编——不象叉腿吹牛屁，比

撒泡尿还痛快。”黑胡子出口不逊。

丁二哥站了起来。看得出，他是生气了。他说：“老兄，八成您是看准了我们这儿没笆卖吧？”

那黑胡子更硬：“嫌贵嫌慢，您就另请高明。要不就坐上五天汽车半天火车下柴沟堡买去！谁叫这块宝地光养丫头片子，看不见个能吃能做的男子汉呢！”

丁二哥“唰”地脱光了膀子，大吼起来：“好小子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！”他手臂一挥，“给我码草！老子明天不拿出这五块笆给你看，就他妈的撕下这身皮苫房顶！”

刹时间，丁二哥骂着吼着，在草垛泥房框子前疾速地起了五个笆头。吊儿郎当的基建队员们着了魔似的紧张起来，扛的扛，码的码，插的插。五个大地摊上，只见黄黄的芨芨草梢在晃动。下手们在丁二哥的吼叫声中，把一束束草插在茬口子上。丁二哥弯着腰，侧着步，灵巧的手指飞梭似的拨着推着。

“他妈的叫你看看山高水深！”一排插齐的草束折了过去，马上又逆转回来：“奶奶的掰断这些狗杆子！”第二排刚插上的草又嗖嗖地折了过去。老兽医目瞪口呆；五个匠人冷瞅着。活儿，愈干愈快，几十个下手也步步加紧。直直立起的草束，风轮般划着弧线，唰唰倒下。在人们忙匆匆脚下，五截子黄闪闪、光溜溜的芨芨草笆片露出头来。太阳西沉了，镇上传来妇女们吆鸡唤猪的叫声。丁二哥吼道：“没种的回屋搂老婆睡去！阳原丁二这一宿撂在这儿了！”黑胡子一听，变了脸色，眼神一递，五条大汉全溜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五块崭新的芨芨草笆象金黄的粮食囤子一样，笔挺地立成一行。丁二哥推开我的门，挣扎上了炕，瘫软

地喘着，眼睛血红血红。“找口饭吃。”他说。我忙给他端出馍馍来。他大口嚼着，胸脯急速地起伏着，好象还在生气。我说：“丁二哥，这么干不行。争那口气，伤了内脏，不值。”他把馍一摔：“我他妈本来只想劝他们压压价，妈的，小子出口伤人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声调黯淡了：“哼，外头还得说我丁二不仗义，摔人家饭碗！”叹口气，他不吃了。

外面人喊：“丁二哥！上井不？给你挖下去了二尺五，一寸不多，一寸不少！”

他浑身一抖擞，眼中又冒出了火。“哎，跟我走一趟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也许有个急事，用着你这大秘书往公社跑。”见他累成这样，我自然不能推辞。

到了井上，打井的那一伙正等着。丁二哥下了井，察看完毕，用手指捏着块料姜石，歪脖想了一阵。他吩咐：“再挖半尺。”大汉小伙们攀绳下井，刨的刨，拽的拽。不一会儿，一些闲不住的嘴又扯起淡话来。“丁二哥，咋没听说你还会编筐呀？”“丁二哥，给哥们露个底，你一共有多少手，还会个啥？”等等。丁二粗声说：“会啥？娘的，除了生孩子，啥都会！”大伙儿更乐了：“别吹牛，二哥。这口井怕是要栽你的跟头。一丈五深了，咋还是干筒子呀？”丁二哥闻言，直起腰来，象是下了决心：“这井呀，我看不一般。上去，做饭喂脑袋！”一伙子正巴不得，忙撇了家伙，一面挤着眼，等着看丁二哥的笑话，一面连忙往上爬。

此地时兴冬季打井。用羊粪烧化冻土，慢慢挖。等打透了冻结的水层，就在井筒里砌好井圈，等来春冻解水出。而喇嘛庙一带已经挖过五、六个干窟窿，从不见水。今年丁二哥在公

社拍了胸脯，说他定个井位，不仅能出水，还能保证今年年内就让水喝进肚。所以，这一阵由我督办石料工具，准备见水抢砌。

饭熟了：小米肉粥。帐篷里一片稀溜声，只有丁二哥心神不宁，端着碗，进进出出。

不一会儿，突然听见他在井场吼起来：“快！快出来！拿绳子！”

跑去一看，我呆了：一丈方圆的井底地面上，正隆起一个锅底般的土包。那土包越鼓越大、越高。鼓包上的土块在噗噗裂响。猛地，那土包碎裂，汹涌的水流冲了出来。只见丁二哥怪叫一声，纵身跳下井去。井上人们也忙提起绳子，把一块块石头吊下去。丁二哥气喘吁吁地砌着井，放一块石头骂一声娘。这样，他在齐腰的水里站了两个小时，一直等我把柴油抽水机运来。

后来，每当我给别人海哨这两天一夜时，那些久闯江湖的家伙们却大多不信。他们说：“别吹啦，阳原丁二会干活不假，难道还干得成了精？”

不过俗话说得好：墙里开花墙外红。阳原丁二的名声也只是在外头叫得响。在我们赛淖儿公社，人们却对他不大恭敬，习以为常。甚至，似乎人们还有点欺负他。比如说吧，这地方三教九流、蒙汉两族、干部知青，只要觉得肚子饿了，就卡在那母鸡回窝、牛羊入盘、太阳擦山头的时分来到他的两间小土屋里，扯天扯地，扯谁家谁家爱搞破鞋，，扯谁家狗崽会抓狐狸，一直扯到丁二哥搬出一笼热腾腾的小米干饭或是莜面猫耳朵。再有，就是敲着窗框子，直着嗓脖叫唤：“丁二哥！马绊

断啦。您给接上！”“丁二哥！灶火倒烟，您帮忙盘一个！”事事理所应当，人人心情坦然。

赶上谁家娶媳妇，就更离不开丁二哥了。事先不用请，上房泥，打方砖地，拉水，掌勺——丁二哥全包了。看热闹的还凑趣说：“丁二哥，往后稍着点儿。光棍儿可别往前凑，憋着点劲，别吓着新媳妇！”

人们为什么敢对这么一位名人放肆呢？除了外乡、本土本不是一支，再加丁二哥本人心宽意大，处世随和；另外，他阳原老家成份是富农，这一点兴许是个主要原因。从打我来到赛淖儿，他已经常常在时冷时热的运动集会上胸佩白布条儿，听阵子批判。虽说此地乃远离王法的僻远去处，挤在大草地上一片东倒西歪的土屋里的小民们谁也不比谁强哪里去，会议一散，大眼瞪小眼还是这几口子人，人情掺合着立场，抬头见面还是打个招呼，称兄道弟。不过，饿死的叫花子看不起贼，人们心中总还是悠悠然带着一丝对地富子弟丁二的优越感。

后来，知识青年到了。本来，这伙人是在乡不沾牧主，在镇不沾四类，红红火火搞革命的。可是，在白毛风里骑着马钻进冷清的公社小镇时，人马却空着两个肚子。于是，我隔壁丁二哥的两间半地窝子慢慢就成了他们的堡垒户。

门口的破驴车上常常拴着一排高头大马，丁二哥买的莜面、小米更多了。年轻人，男的来了吃饭过夜；女的呢，轰丁二哥出去，反锁上门，用丁二哥烧的一锅热水仔细地洗拭她们的身子。

小伙子们跟着丁二哥挤在炕头上，不加批判地听他讲古，灌输些个“封资修糟粕”。

“酒是穿肠的毒药，色是刮骨的钢刀，”丁二哥啃上一段，就引上一段典，“这个话是专门说给你们小哥儿几个的。”

“得啦！丁二哥！”小青年们反驳，“你呢？去年冬天打苇子，你干嘛住在达赉家？他家那丫头，嘻……”

丁二哥最听不得这种玩笑。他扯开哑嗓，梆梆拍着胸脯喊：“老子答理她！姥姥的，老子要正眼瞧那些老娘们家一瞧，就不叫阳原丁二！”

“那，丁二哥，你找不找老婆？”

“我找她？！哼！！”也不知那个“她”是谁，他的口气那么恶狠狠的。

通过长年累月的观察和调查，知识青年们渐渐信了。他们发现：丁二确实不沾女人。住在达赉家打苇子，恐怕是因为达赉是牧主，他觉得“比下有余”吧。

难道这浑身是劲、里外是艺的汉子就真的不想女人、不娶媳妇么？以前我也这么胡想过几回。不过事有凑巧，他的这些儿女轶事，可是让我从头看了一遍。

二

一九七一年秋，北边闹海庙公社苗圃的老徐家放出话风，爱怜丁二哥一身本事，不嫌弃他的富农出身，愿意把年方二九的闺女嫁给他。听说，那闺女又白又俊，性情又好，只是一样缺陷：哑巴。

人们兴奋起来了：老徐头这手够厉害！你丁二再能，可别想娶个圆囡老婆；哑巴再次，可是清白人家黄花闺女。反过